

诺依曼船长

作者：牛力

(一)

(简介康翔宇——墨脱县异事——金星轨道内不明飞行物)

公元 2026 年是全民对天文探索热情高涨的一年，天文工作者对不明飞行物的好奇心以及各大媒体对 UFO 争相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文学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不明之物自然也就繁多复杂了。偏偏很多好事者钻了这个空子，特意编造了一些弥天大谎，其伪造手段之高明，骗术布局之精巧，令人瞠目结舌。另外，有些人因过于关注离奇的现象而大惊小怪，以至于把镜头上的污点当作不明飞行物，把路灯昏暗的光当作飞碟的光芒，这些都是镜头不作美，竹篮打水一场空，专家们舒心而又放心地做出解释，UFO 事件依旧扑朔迷离。

我是一名天文工作者，是康翔宇的手下。康翔宇可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曾三次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曾受美国宇航局的邀请，搭乘“前进”号航天飞机去修复国际空间站，并在太空完成了一百项科学试验，我——欧阳星空作为他的助手，平日里负责把他的太空旅行和发现翔实地记录下来，辅助他完成科学试验及各项训练事宜，在康首长的书斋“紫云轩”中插上想象的翅膀遨游太空，阅读了大量的天文读物，领略了神秘太空的魅力：两颗行星长相厮守，不离不弃，构成“双子星”的奇观；流星划空而过，用光和热抖出明亮的尾翼，鞭梢一指处熠熠生辉；地球和地磁场指天为誓，永结同盟，地磁场用盾牌挡住了太阳风的轮番攻击，亲眼目睹了地球儿女在自己臂膀的庇护下茁壮成长，欣喜之余，信手撒播一群顽皮的粒子，化作美丽的极光；当地球满怀信任地走入“猎户座”悬臂，恐龙灭绝了，灵长类应时而生，悬臂为银河系打造了一个生机盎然的智慧星球……

康首长近日决定于 11 月 17 日（狮子座流星雨每年出现的日期为 11 月 16~18 日）和我搭载“神舟十一”号宇宙飞船，进入第四空间。

然而就在 10 月，中国境内的墨脱县发现了 UFO 发射升空留下的痕迹，在天文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这莫非又是好事者们编造的弥天大谎？但现场却特别真实，真实到令人不得不信的地步，相比之下，某些人的伪造手段就望尘莫及了。康翔宇自告奋勇到墨脱考察，他访问了当地居民，他们说当天晚上听到一声巨响，胜似霹雳，接着轰隆隆的响声持续了几分钟，响声和回声交织轰鸣，震耳欲聋。并且有人说隐约看见空中似乎有白色的闪光的梭形物。虽然人在恐惧时心理学时间会延长并容易产生幻觉，但几乎所有墨脱县居民的口供大体相同，可见他们描述的飞行物也许真的存在。在接下来的考察中，康首长发现在墨脱最大的林区，高耸入云的树木被拦腰齐刷刷地斩断，横躺在地上。林区附近一块平坦的巨石碎成了粉末，飘落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这些都是铁的证据。根据搜集到的人证物证，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结论：1，不明飞行物确实存在 2，它呈梭形 3，它运动速度极快并有坚硬的外壳。至于其他更具体的细节，谁也说不上来。我们一头雾水地回到宇航局，面对上级的诘问，首长也只能无奈地耸耸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11月14日这天金星凌日，可是天文观测人员却在金星的轨道内发现了一个与其同向运动的黑点。它不可能是水星，因为这一天水星不凌日，并且太阳系的行星中只有金星自东向西自转；它不可能是彗星，因为它没有彗尾；它不可能是陨石，因为它比陨石要大得多。天文学家无法支招，被迫承认它是 UFO，这在学术界和大众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二）

（飞船进入太空——康首长收到宇航局信息）

11月17日飞船如期发射。倒计时开始“10，9，8——3，2，1 发射！”一条火龙腾空而起，发射中心大厅的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飞船升空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飞船发射成功了！”顿时大厅内沸腾起来，工作人员爆发出一片欢呼声。飞船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我逐渐适应了太空的失重环境，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放松取代了拘谨，透过透明的玻璃窗看到了生命的摇篮——地球。几分钟前我还只是地球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而现在却能在太空舱内俯瞰地球，畅想自己在这颗轻纱包裹的晶莹剔透的水球上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曾结识的一人一物，曾抚摸的一草一木。朝阳般明朗的微笑和雾霭般忧伤的暗影似乎已被封锁在遥远的记忆中，如同阵阵破碎的童年，躲在梦的深处。我如同置身于世外仙境，带着不分明感慨与分明的激动，体味这瞬间的心境。约摸过了几个钟头，我正做着科学实验，首长接到一条信息，顿时忧郁和不安溢于言表，这条信息是这样的：

据天文学家推算，明天早晨8：13一颗名为“特敏诺”的彗星将撞击地球。若不设法拦截，它将落到珠江三角洲一带，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正巧明天同一时间，你们乘坐的“神舟十一”号会与“特敏诺”彗星相遇，神舟飞船会被撞成碎片，但可对“特敏诺”彗星起很大的缓冲作用，减少地面上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经反复权衡，我局决定让“神舟十一”号按原轨道照常行驶，拦截“特敏诺”彗星。为了确保你们三位的生命安全，当局邀请美国宇航局派“征服”号航天飞机于明天早晨7：30之前把你们三位接回，请提前做好准备。若航天飞机不能按时抵达，请速与宇航局联络。

“哈雷”彗星曾与地球相撞，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人们纷纷预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结果却安然无事。因为那次只是彗星的气体彗尾轻轻地扫过地球，而这次却是彗星的彗头与地球正面相撞。类似的事情曾发生在木星上，但木星是液态行星，被彗星撞击后出现了一个巨大漩涡，不久其表面的液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相比之下，地球是固态行星，一颗小陨石都会在其脆弱的皮肤上留下永恒的纪念——一个直径达数百米的大坑。想来“特敏诺”彗星撞击地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首长虽经历过大风大浪，但此时事态严重，不容一丝乐观。首长眉头紧锁，勇敢与坚毅充斥胸中，使其化作一座屹立不倒的丰碑。我一直伴随在首长左右，陷入了痛苦的思索。到了该睡觉的时间了，大家象征性地各就其“床”。我飞到睡袋旁，拉开口钻进睡袋，把绳子系好。一边做着积极的心理暗示，一边想方设法赶紧入睡，但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万般思绪交织脑际，一种无名的力量把我的睡意驱逐得无影无踪。我极力憧憬着美好的明天，默默念叨着：“睡吧，睡吧”，却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三）

（彗星与飞船相撞——康首长一行人获救）

不知过了几个时辰，我下了睡袋，来到了玻璃窗前，望着披上蓝色纱衣的地球母亲，她依旧如此美丽，勾起了无尽美好的回忆。蓦然回首，参天大树下落英缤纷，夕阳的余晖洒在通往梦幻国度的花路上，亦幻亦真，轻轻拾起一片花瓣，放飞——插上想象的翅膀，萦绕飘飞的思绪。我回头看首长，他双眸熠熠有神，目光聚焦于无限远处。

我把自己拴在椅子的靠背上，伏案疾书，整理着书稿，我自幼无依无靠，外出闯荡，后来结识了首长，获得了一份十分满意的工作。如今我没有牵肠挂肚的亲人，没有梦牵魂绕的地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我一贯的作风，我乐自己之所想，乐自己之所为，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吗？况且人在地球上诞生，是茫茫宇宙的匆匆过客，几十载的风雨征途不过是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征途中一个急转身，永久性地步入苍茫天穹，再自然不过了，何必担心呢？我整理完最后一份笔记，“几点了？”这是首长的声音，我看了下电子表，“坏了，7点40了，我真希望自己曾把这该死的东西拨快过。”我狠狠掐了一下胳膊，使劲摇了摇头，定睛细看，还是可恶的7:40。适逢宇航局又发来一条信息：航天飞机因故障推迟发射时间，将于八点到达，请三位耐心等待。这是个扎满荆棘的“定心丸”，又把我们向悬崖的边缘推进了一步。康首长黯然神伤，他的眼睛如同深邃的隧道，看不到尽头。我信手拈来一本杂志《天文爱好者》，随意阅读起来。虽然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关键时刻神情自若依然能体现金刚之意志与信念。时光一分一秒地流逝，八点钟已经到了。紧接着是死一般的阒寂，无限的悲痛隐含在沉默之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此后的每一刻，我们都可能被瞬间推进死亡的深渊，甚至于一看到“特敏诺”彗星的影子，我们就会被毫无悬念地炸得粉身碎骨。我做着深呼吸减缓心跳的速度，用贝壳包住珍珠的熠熠光辉坠入大洋之底，也算一种幸福吧。生活就像泡茶，缥缈缈缈的红晕在茶烟中冉冉袅袅望空升腾，舒展开的茶叶在杯中沉浮不已，一丝清甜，一丝苦涩，全在茶水中微微荡漾开来。时至今日，我才品尝到那一丝沁入肺腑的苦涩。没有失去便没有珍惜，地球上的美好时光未能好好把握，现在想来追悔莫及。

此刻已是8:10。

突然，我发现窗外有个黑点自远及近，愈来愈明晰了。那是一个梭形的庞然大物，两侧亮着数盏灯宛若星光灿烂，外壳闪着银白色的光泽，它的前部伸出两只十几米长的机械臂，如同虾蟹用来发动攻击的巨螯。“莫非是UFO！”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首长惊愕地瞪圆双眼，似乎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眼前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猛地一把拽住我，火速奔出舱外。

那只“巨蝎”也有所回应，把左螯伸展过来，我们毫无耽搁地爬了上去，巨螯在其侧板上滑动，之后旋转180度，把我们送到一个舱门前，忽听身后一声巨响，只见“特敏诺”彗星的尸骨和“神舟十一”号的残骸四处迸溅，我们刚刚搭乘的宇宙飞船燃成一团熊熊烈火，用最热情的方式向我们告别，逐渐消失在漆黑的天幕中。首长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神舟十一”号的残骸消失殆尽，庄严地目送其走完最后一程。他缓缓舒了一口气，却又迅速收敛了初绽的笑容，拉起我的手，示意我看表。我低头看表，此时正是8:13。

（四）

（麦加的朝觐者）

一片白云悠悠飘过，轻轻打扫着洁净的蓝天，麦加的天空像一块不知用什么方法清洗过的蓝宝石，澄澈透明，让人有种掬把蓝天洗脸的冲动。一位周身披着黑纱的妇女来到麦加大清真寺，寺中心的圣殿是庄严肃穆的天房，有赤金铸造的金门和黑色的丝绒帷幔，帷幔上用银丝绣着“古

兰经”。天房外东南方的墙上竖立着一块黑褐色的石头——玄石。它是先知的遗物，专供朝觐者吻拜。

这位妇女脱去黑纱，披上白布，赤脚穿着草鞋，绕天房转了七圈，然后来到玄石旁，亲吻圣石。之后合十双掌，俯身贴地，似在聆听大地的教诲。可是大地无声，苍天无心，这位从巴格达流浪至此的朝觐者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有着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她丈夫本是伊拉克的科研人员，但在伊拉克战争中被迫出逃，迄今下落不明，大儿子在巴格达保卫战中一颗罪恶的子弹射穿胸膛，高昂着头颅以战士的姿态倒下去，壮烈牺牲了。那时她的小女儿才满三岁，却在后来家园沦落，颠沛流离的途中与母亲失散了。如果小女能侥幸存活，并被一位好心人收养，哺育成人，现在应该是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可苍天无情，谁又能保证当初幼小的她不受伤害呢？朝觐者想到这已悲痛欲绝，即使小女儿还活着，她能记起她不幸的母亲吗？她能像她母亲一样，虔诚地保佑父亲有朝一日能够跨越万水千山平安地回到家人身边，载着他的爱和不幸归来吗？

这位朝觐的妇女极力抑制内心巨大的伤痛，默默祈祷着：“愿真主保佑我的丈夫——诺依曼还活着，能平安归来；愿我们的小女儿还活着，最好是健健康康，快乐幸福地活着。愿真主保佑我们家人，阿门！”夕阳已经西斜，她仍然长跪不起，默默祈祷着，一个孤苦的身影融入了如血的夕阳。渐渐地，天幕垂闭，湛蓝的天色完全被黑暗取代了，她显然已忘记了时空，遗忘了自我。

突然，来自天际的响声划破了夜的寂静，她举目望天，竟看到了罕见的流星雨（狮子座流星雨已在16日降落，此次流星雨并非狮子座流星雨，而是由于“特敏诺”彗星的残骸四处迸溅，穿越大气层时因摩擦生热发光，恰巧降落到麦加上空，形成壮观的“特敏诺”流星雨）。只见无数的流星划向四面八方，几乎没有空隙，有的比金星还亮，有的比卫星还大，宛如大片发光的雪花，纷纷飘落，每一片雪花就是一颗亮晶晶的流星。朝觐妇女激动不已，两行清泪声声滴落到冰冷的地面上，她望空对着流星许愿，流星照亮了清真寺的尖顶，也照进了这位朝觐者的心灵。

（五）

（初识诺依曼船长）

舱门缓缓打开了，我们走了进去，里面仍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门，门内站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正在冲我们招手，不久玻璃门打开了，里面灯火辉煌，老人示意我们脱下宇航服，卸下头盔，我们呼吸到的气体和地球上的一样清新。老人微微一笑，递给我们三双磁轮鞋，穿上后脚可以和地面保持接触且行走灵巧自如，十分舒适。更让人惊讶的是，老人竟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不要害怕，我们都是地球人，我是这艘飞船的管家，船长现在要见你们，请跟我来。”舱内有一条明亮的走廊，两侧房间上挂着牌子，“问天阁”“储气室”“蓄水池”等等，陌生但不费解。

很快便到了船长室，推开门，船长正襟危坐，约摸四五十岁，精神抖擞，瘦削的面庞，冷峻的目光，鹰钩鼻子，双唇紧抿，神情冷漠，似乎傲然不可一世，见到我们，竟不肯扯动嘴角，装出一个笑容来。他上上下下打量我们一番，最终把目光锁定在康首长身上，首长把我们三人的身世经历，登上“神舟十一”号的原因以及事故的前因后果详细描述了一遍，可船长好像没听见，又好像根本没听懂，老人让我们用其他语言再讲一遍，我就用英语把首长的话重复一遍。半晌，船长发话了：“你们的到来在我的预料之中，你们刚才用汉语和英语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大致相同，我可以相信你们。但关于如何对待你们，我始终犹豫不决，我不想和陌生人打交道，而你们的到来扰乱了我的生活。”

“但我们不是故意的。”首长说。

“你们当然不是故意的，我救你们却是故意的。几分钟前是我下令击毁了美国的航天飞机。而你们是恪尽职守的勇士，我被你们的精神感动了，受良心以及怜悯之心的驱使，我决定搭救你们。其实，对你们置之不理也是我的权利——”

“但那是野蛮人的权利，不是文明人的权利。”

“是的，然而我已与世隔绝，出于自我保护，我不希望地球人知道我的任何信息。自你们踏上这艘飞船的一刻起，你们注定要和我们结下不解之缘，安心地生活下去，任何非分的妄想都是徒劳的。你们现在随遇而安，对我心存感激，但不久你们便会厌倦太空生活，想念地球家园，盼望与亲人相聚，开创未竟的事业，这些是必然的。到那时，你我可能意见不和，甚至反目成仇，拼个鱼死网破。我这样做下了很大的赌注，甚至于在身边埋下火种——一种潜在的威胁。但我的良知战胜了我的先知，只要你们能安心地同我们一起畅游太空，你们就是‘银梭’号上最尊贵的客人。”我们方知，这艘飞船名唤“银梭”号。

“船长，我最不解的是，你为什么要击毁美国的航天飞机？”首长问道。

“你还记得伊拉克战争吗？”

“第二次海湾战争？”

“正是，此一时，美国曾把萨达姆奉为上宾，把伊拉克武装到了牙齿，彼一时，美国剑拔出鞘，弓拉满弦，铁了心要把萨达姆赶下台。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和伊拉克建立了牢固的盟友关系，对其鼎力相助，但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打响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致使伊军土崩瓦解。美伊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不断上演，直至2003年美国磨刀霍霍向老萨，发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出师之名并不像布什说的那样冠冕堂皇，如果说解除武装是对伊动武的直接缘由，美国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则在于通过征服伊拉克来统治整个中东地区，通过控制海湾石油钳制全球经济，通过主导中东进一步谋求全球霸业。伊拉克战场成了美国新式武器的试验场，百姓惨遭涂炭，除了战死，伊拉克人民还要承受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恶果，癌症患者日益增多，畸形儿的出生率大幅增加。即使在经济制裁的相对和平时期，伊拉克也会有130多万人因缺医少药，营养不良而死亡。伊拉克人民的呼喊呻吟虽无力阻止战争，却是对战争最有力的控诉！我恨美国，恨霸权，因此只要我有了实力，有了机遇，就会对美采取毫不留情的报复和制裁。我已经抓住机遇击毁了美国的一架航天飞机，以后我还会捣毁国际空间站，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首长朗声对答：“但报复会使仇恨加深，给仇恨上锁，冤冤相报何时了？正是复仇主义情绪高涨，纳粹分子走上了近乎疯狂的绝人之路，屠杀300多万犹太人，毒死了多少无辜的不幸者？但纳粹阵营的败局不可挽回，希特勒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对自己扣动了扳机，千夫所指的墨索里尼最终曝尸街头。如果你任复仇的火焰滋生蔓延，终将玩火自焚，死而不得其所！”

船长脸上的肌肉抽动着，没有愤怒，没有抱怨，只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康首长，如果有人杀害了你的亲人，你会怎么做？会将这笔账一笔勾销？会将此事当成陈芝麻烂谷子抛在脑后不再过问？会心安理得地坦然上路继续欣赏沿途美丽的风景？事非经过不知痛，我不想让宽容沦为麻木，你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首长轻叹一声，不久便告辞了。老人听船长交待几句，便带领我们来到了名叫“清真斋”的房间前，“这间屋本是船长的书房兼休息室，刚才让人清理一下，准备了几张床铺，当作你们的下榻之所吧。”在首长向老人道谢之际，我走进了“清真斋”。书柜，展览柜都被清理得一尘不

染，展览柜中存放着各国各个时期的钱币古董以及各种叫不出名的稀罕物，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中国古代的字画，每一件藏品都价值连城。书柜中有各种语言的科学文学书籍，可见船长随意抽取一本都可以很顺畅地阅读。突然我发现，书柜上赫然写着“Naiman”（诺依曼），下面镌刻着一行清晰秀丽的小字“平生失重字，寻美自在行。”诺依曼可能就是船长的名字，至于那行话，我暂时的理解是：平生迷失在茫茫宇宙之中，寻找美国的航天飞机或空间站自行报复。

（六）

（银梭号的来历及秘密）

次日老人早早地叫醒了我们，转达船长的计划：带领我们参观“银梭号”，并向我们介绍其内部构造及工作原理。老人告诉我们：“我叫托尔赫。这艘船上过去有三个人会讲汉语，船长，我，还有一位是你们尚未见面的驻伊华人——陈国栋，他也是以前‘银梭号’上唯一的中国人。”

话音未落，有人推门进来，此人正是陈国栋。他用异样的眼光扫视我们，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只是和我们简单地寒暄几句就离开了。这次碰面虽然短暂，他诡异的笑却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我们来到船长室，船长表现了同昨日一样的冷漠，只是淡淡地说：“你们已经不是‘银梭号’上的匆匆过客，而是我长久的客人了。大家生死与共，休戚相关，因此你们也必须认识‘银梭号’上的成员，熟知‘银梭号’的构造功能，这对大家都至关重要。”他清了清嗓子：“我是‘银梭号’船长——诺依曼，你们可以叫我诺依曼船长，这是我的管家——托尔赫，克什维是飞船的驾驶员，是当之无愧的二把手。我们船上现在共有13名成员。”然后他拿出一卷草图，展平后是‘银梭号’的剖面图。稍后，船长带领我们按照图纸，详细参观了“银梭号”。

参观完毕，首长问道：“船长，你说银梭号与世隔绝，但你们的食物衣服，生活用品都来自地球，空气也须到地球上更新。看来，你并没有真正地与世隔绝呀。”

“是的，地球上有我的兄弟，银梭号会每隔一段时间降落在天坑（天坑位于中国四川省境内，四周是连绵突兀的群山，人迹罕至，属于洪荒之地），他们负责往天坑底部运送物资。银梭的降落、发射、物资交流都在夜间进行，不易被人察觉。”

“你的兄弟难道不会泄密？”

“当然不会，他们是我的莫逆之交，守口如瓶。如果他们有什么意外，我们也只得返回地球，开始新的生活，并要炸毁‘银梭号’，让它成为永不为人知的秘密。”

“诺依曼船长，你难道忍心割舍‘银梭号’？”

“为人为己，我都必须这样做。‘银梭号’是我的骄傲，它可以载着我远离尘嚣纷扰，实现平生夙愿，遨游神秘太空，探索未知的秘密，过着清静新奇的生活。我爱它就像爱我的孩子——”诺依曼船长说到这，停住了，眼中闪过苦痛和忧虑。

我突然想到了船长书柜上的那行字“平生失重字，寻美自在行”，“寻美”可能也指寻找太空中的美妙胜景吧。我向船长提出了我的疑问。

“‘寻美’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领略宇宙的神奇，感受自然的造化，其二就是向美国复仇，捣毁它的国际空间站。”

“可是既然寻美，为什么不让美更纯粹一点呢？为什么要让太空布满杀戮的血腥，充斥恣意的霸行呢？”首长试图再次劝说。

“我已经说了千百次了，美国是一位得不到尊重的世界领袖，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充气筏子，是一只盘旋中下降的鹰。我的故土飘零破碎，沦丧于铁蹄之下；我的同胞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我的妻子儿女，要不战死，要不下落不明。对美国为什么要仁慈？有人满口‘正人君子’，时刻不忘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那副伪善的嘴脸。有些人太虚伪，太狡猾了，打着保护野生动物的旗号还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给自己一个稳定的生存环境；投放活食诱捕野生名贵物种，为了让上帝顾客一饱眼福。如果一只蚊子落在他们脸上，他们会视而不见，任其生息繁衍吗？当然不会。蚊子是害虫没错，但‘益’‘害’只凭人的主观感受与判断。人信奉基督，叩拜佛祖，可人类才是地球上真正的唯一主宰！没有绝对的公平，没有绝对的仁慈，复仇的血腥也许并不美，但我知道有一种美叫做和谐，而美国就是一个极不和谐的因素！”

“看来，船长还是未能明白生活的意义啊。”我打着鼻腔捍卫首长的观点。

“生活的意义？哼哼，有谁能理解生命的真谛？尼采因其爆炸的思想迷失本心，为保护一匹马被马夫抽死了；苏格拉底想当一只叮醒雅典这匹纯种马的牛虻的愿望最终破灭了；黑格尔也在孤独无助中说：‘没有一个人理解我。’牛顿是时代的巨人，可烙饼再大也大不过烙它的锅，他的经典力学统治了几百年便不再经典；爱因斯坦很有才，但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统一场的研究；霍金深不可测，但他的弦膜理论简直就是疯子的谰语。纵观古今，多少中外文人墨客也加入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但论点无非就是：人要为精神活着，坦然地面对死亡，珍惜幸福的每一瞬间，用思想的宽度泽被后世。这些观点只摸了摸表象的鼻子，后人所谓的新颖观点不过是前人的翻版和套作！现在人们尚有值得骄傲的文明，但五十亿年之后，太阳爆炸，地球毁灭，如果届时还不能完成外星移民的计划，所有的文明都将不复存在。把问题考虑得足够深远，如今一切的一切有什么意义？个人微不足道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人身处‘庐山’之中，不可能走出思想的迷宫。我不明白生活的意义，也不会有谁真正的大彻大悟！我不明白生活的意义，依旧可以把生命燃烧得像纯酒精一样不留丝毫渣滓，我要击毁美国所有的通讯卫星，让它的通讯系统全面崩溃；我要投放陨石，把美国地表砸得凸凹不平，布满窟窿；大不了，我怀着满腔怒气带着‘银梭号’一头撞向美国的核武器库，让这个下三滥的坏子载着它的骄傲见鬼去吧！”

首长镇静地听着，保持沉默。片刻寂静之后，“以后我还会向你们介绍‘银梭号’的其他信息，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船长冷漠地冲我们挥了挥手，托尔赫便带着我们离开了船长室。

回到“清真斋”，想着‘银梭号’，回想诺依曼船长的一番话。我不禁感叹‘银梭号’真是人类亲手创造的奇迹啊，诺依曼船长虽然冷漠无情，不招人喜欢，但他非凡的才华、雄辩的口才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银梭号’终究未能彻底摆脱地球，地球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牧场，是我们的万源之源。人类纵然能登月，探测火星，建立国际空间站，但都无法离开地球，人和地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更不可能征服自然。难道爬到山顶插面小旗就叫征服高山？难道历尽艰险涉过一片汪洋就叫征服海洋？人在登顶途中就被山的巍峨磅礴征服了，在涉洋时傲慢的气焰也被惊涛骇浪吞噬了。依我看，若一个人侥幸穿越了沙漠，就应该跪在沙漠边缘，虔诚地合十双掌，感谢大漠让他通过；若一个人能暂时脱离地面翱翔太空，就应怀着感恩之情，心系地球万物苍生。我想，诺依曼船长义无反顾地走上打击霸权之路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不忍视那些善良的地球居民再遭铁蹄的践踏吧。

(两大疑案都与银梭号有关——陈国栋劝康首长造反夺船)

为了测量各天体间的距离，诺依曼船长在“银梭号”头部安装了感光器，测量收集变形的视星等和光度变化周期，从而计算距离。不仅如此，各星系内部行星间的距离满足一定的关系，譬如太阳系九大行星和小行星带间的距离就满足提丢斯——波得原则，据此也可算出航程。再加上“银梭号”超乎想象的速度以及相对论的理论支持，“银梭号”在一年内依次光顾了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在太空中中子星的脉冲周期是无比精确的时间量度)

整个旅程对我们有磁石般的吸引力。托尔赫是我们的义务讲解员，使我们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头脑也愈益充实。托尔赫很随和，平易近人，这一点与船长大相径庭，我们与老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他口中我们得到了更多“银梭号”的信息。诺依曼，伊拉克巴格达人，本是天才的科研学者，精通各门科学，在国内声望颇高，在伊拉克战争中被迫逃到新西兰的科隆群岛，设计了“银梭号”，并让全世界各大公司生产其零件，运至科隆岛。后来他找到托尔赫这批人，结为生死之交，组装成“银梭号”并在一天夜晚发射升空，开始了漫长的太空旅行。

我们还知道，原来11月14日在金星轨道内的黑点就是“银梭号”，它高纯钛的外壳足以承受来自太阳的温度。“银梭号”也不是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落入天坑，一次因为克什维驾驶失误，“银梭号”于10月落在墨脱，从城镇上空掠过，闯入一片林区，最终落在一块巨石上，后发射升空，第二次降落方到达天坑。

在神舟十一号之前在学术界和大众界引起极大轰动的两起疑案竟然都与“银梭号”有关，命运还是巧合？谁也说不清楚。命运如白云苍狗，变幻无常，昔日，我们仰望太空，对金星轨道内的黑点困惑不解，对墨脱事件也只能做出大胆的假设，可喜的是当初的假设和“银梭号”的情况基本吻合。我们当初没想到的是，它不是UFO，不是天外来客，而是一位生于地球、长于地球、却凌驾于地球之上的天才的杰作。我们没有想到会有一位冷峻的诺依曼船长操纵着“银梭号”创造一个又一个梦幻般的神话。我们曾有无尽的遐思、无尽的向往，而如今，我们阴差阳错地来到此船，有幸作为客人参加曾经求之不得的旅行，幸福感却日渐淡褪，愈演愈烈的是对故土的思念。正如古人对月亮充满美丽的幻想：嫦娥，吴刚，桂树，玉兔，蟾宫——可登上了月球，人们才发现这也有尘埃，渣滓，和地球上一模一样。生活中总有一座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却找不到入口，城里的人想出来却空余遗憾。多少人毕其一生都不能实现登天梦想，而我们身处奇境却千方百计出逃，纵然胜利逃出，我们也会愧对诺依曼船长，愧对曾经的誓言，倘若我们安全返回地面，我们会守口如瓶，让UFO成为永恒的谜，让人们陷入人类自己挖掘的陷阱无法脱身吗？我暂时给不出一个答案。罢了，别想它了，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旅程吧。

银梭号降落到火星上，这是个极其荒凉的世界，红云赤土，许多环形山，最高耸的是奥林匹斯火山，到处是蜿蜒曲折的干涸河床，到处是大小不等，一望无际的碎石块，到处都覆盖着铁锈红色，真是名副其实的“火星”。难道这里真的有生命迹象存在？尽管火星和地球最为相似，但我不敢相信这里在几万年，甚至几亿年的时间里会有生命出现。我们本想亲自踏上火星，使其留有人类的足迹，诺依曼船长却不允许我们出舱。无奈之下，我们匆匆告别了火星。

木星和土星是行星中的巨人，并可能在内部进行着剧烈的热核反应，它们强大的引力可以把卫星的内核熔浆撕扯出来，喷射出高达数百公里的熊熊烈焰。面对它们巨大的威力，我们当然不敢轻易靠近，说是近距离观察，也只是在相距很远的地方遥遥相望。并且木星和土星都有美丽的草帽似的光环，密密麻麻的环组成了一张等待宇宙聆听的密纹唱片。但美丽的光环却是由冰砾和

石块交错构成，是天然的小行星屠宰场，如果“银梭号”胆敢擅自闯入，杀身之祸恐怕在所难免。于是，我们绕过了木星和土星，奔赴遥远的天王星，望着带有靓丽大红斑的木星，我们感慨颇多，原来宇宙中也有看似诱人的温柔陷阱，美丽的背后竟是凶残杀手。我们畅游太空寻找瑰丽壮观之美，却发现了比美更复杂的东西。

如果我们只观摩星体精美的照片，听老一辈人讲述那些美丽而遥远的传说，自然不会有上述感受。什么是美？美难道只取决于内心的感受？如果我们看见一堆粪土，肯定会掩鼻作呕，但它在屎壳郎的眼里却是无比美丽的。行星状星云很美，但我们谁都不希望看到太阳的行星状星云。难道美和利益有必然的联系？改用某名人的话，没有不变的美，只有不变的利益。看来，“美就是和谐”已经远不能囊括世俗美的含义了。而超脱万物的空灵之美只能由一颗感恩的心，一双澄澈的眼睛去发掘了。然而世间有谁能够永远空灵？也许是虚幻的梦境，也许是短暂的幻想，也许是暂别喧嚣后一种莫名的冲动。人倡导精神，却必须物质地活着，即使有人能像彼得潘那样自由快乐，翱翔云间，但一旦翅膀不在，他便无法继续云端的舞蹈，重重跌落于尘埃之中，时钟的指针又拨回到从前。乱尘渐欲迷人眼，空灵之美何处寻？

在“银梭号”登陆冥王星钻取水源时，陈国栋趁托尔赫不在，找到我们，同我们商议如何返回家园。他表现出对太空生活的厌倦，言辞很有煽动性：“你们不懂得什么是故乡，不知道故乡是什么样的味道。在太空呆了这么长时间，故乡是音乐，是舞蹈，是海浪，是清风，是天堂，是仙境——你会发现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是自己的亲人，随便抱着故乡的一棵树都会毫不犹豫地叫上一声娘。甚至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和你曾经伤害过的人，你也想把他们紧紧拥抱，不再放手，我死也要死在返乡的路上。”

“你的感受和其他船员说了没有？”

“其他船员？他们和诺依曼是一条心，全然不顾我的感受。”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和诺依曼船长结为生死之交，踏上银梭号呢？”

“都怪我当初太无知，当时我是个客居伊拉克的华人，周围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地球像枷锁，像牢笼，像火焰山，像沼泽地，像魔鬼的绊脚绳——我巴不得早点离开那个鬼地方，所以就——”然后他对我们宣讲如何发动内乱，夺取“银梭号”的控制权。

“但是具体步骤和可能后果你都想好了吗？”对于他大胆冒险的想法，我们虽然想回到日夜思念的地球，也不敢断然决定。不一会托尔赫回来了，陈国栋便快快地离开了。

（八）

（攻击国际空间站——回天坑埋葬死者）

离开冥王星，“银梭号”急速返回地球，因为太阳周期为9~14年，不久，十年内最严重的磁暴将要爆发，美国的通讯设备将遭受重创。诺依曼船长按照他的原计划，准备趁虚而入，捣毁美国的国际空间站。

康首长试图进行最后的劝阻：“诺依曼船长，读一读宇宙，念一念时空，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一切怨恨都会荡然无存，寄身于天地之间，不仅要有小聪明，还需要有大智慧。”

船长厉声反驳：“美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对其恨之入骨，把美国颠覆尚不足以解我的心头之恨，更何况，我就是个饱受苦难的伊拉克人，”他顿了顿，“伊拉克战争中，我和妻子分离，和刚刚三岁的女儿失散，我的大儿子在巴格达保卫战中喋血沙场。唉，其实，我觉得美国不仅可恨，而且可笑，它侵略别的国家，每占领一地总是尽显疯狂，经济制裁，政治压迫，文化侵略，想把战败国的人民变成奴隶给他当牛做马。唾沫可以把他淹死，零星抵抗也能造成重创。战争是丑恶的，无法美化的，但赤裸裸的侵略未免太可笑了。如果他每侵占一地，休养生息，安抚百姓，安定人心，积极发展生产搞建设，在尊重民族，尊重人权，不改变原有的风俗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慢慢介入，逐步把大权拢入我手。他得到的就不是一段枯木，而是春意盎然的向阳花木。这是辅政，美化后的侵略，比赤裸裸的侵略要好得多。再说了，侵略意味着什么？权力的法杖，至高无上的宝座？可人类真正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瘟疫，霍乱，海啸，地震，火山，龙卷风……美国又有什么能耐把疾病绝灭，把天灾降伏？有谁能真正告慰那些在灾难中不幸罹难的亡魂？美国无能，无能到了打一家人的地步；美国不才，不把真正的朋友当作朋友，不把真正的敌人看成敌人。”

“也许错误不在美国，而在权力。金庸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千百年的物质生活虽有极大的改变，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存的种种方法却极少改变。’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李自成进京后迅速腐化，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显得黯淡无光，从宫廷到江湖，‘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趋向绝对的腐败’似乎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魔戒》中只有小矮人能抵挡魔戒的诱惑，可当小矮人站在悬崖边缘，即将把魔戒投入熔浆的刹那间，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原本坚毅澄澈的目光闪射出贪婪的邪念。他把魔戒紧紧地攥在手中：‘The ring is mine.’。这一幕撼人心魄。”

“哼哼，如果说强大就是权力，权力等同于腐败，你们中国口口声声说永不称霸，难道就是希望永远不再强盛起来吗？不仅是权力，一个创造物质奇迹内心却极为卑劣的民族，一个贪图利益、妄图通过战争拉动经济的低贱领导人……”诺依曼船长的话掷地有声，他猛地收住了，忿忿地转身离开，抛下一个远去的模糊背影。

没有人能阻止诺依曼船长，他捣毁了国际空间站，用激核手枪射毙了其中的工作人员，

同时也有一名“银梭号”成员在袭击国际空间站时不慎失足坠入太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由于更换物资和哀悼死者的需要，“银梭号”下到天坑，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银梭号”落入天坑。船四周的兰可夫灯亮了起来，黑魑魑的坑底豁然明亮，我们看到了直径达几百米的坑底边缘堆满了各种生活物资，借着灯光，我们还看到了一条条绳索从坑顶垂下，一直垂到坑底，大概船长的地球兄弟们就是沿绳索攀援而下，把物资放到指定位置，然后离开的吧。

诺依曼船长用白布裹起死者生前的衣物，小心地用双手捧至一个檀木盒子里，一行人缓缓地挖坟坑，铁锹在石灰质的地面上碰撞发出响声，溅起火星来。目睹此景，我从未这般激动，有如此强烈的念头涌入我的脑海！墓穴渐宽渐长，足以容下死难者的灵盒，诺依曼船长走上前，将檀木盒子放进墓穴，交叉双臂，放在胸前，所有的船员都跪了下来，作祈祷状——首长和我也虔诚地鞠了躬，坟墓被碎石掩盖起来，微微隆起一个坟头。诺依曼船长和船员站起身来，屈膝伸手，作最后的告别，我留意观察了诺依曼船长，闪亮的泪花正在他的眼眶中打旋，突然，他用发抖的双手遮住面庞，跑回了太空舱。大家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运送物资，准备下一阶段的旅行，一段时间后便陆续回到“银梭号”中。

(陈国栋被捕——绘制纳斯卡巨画)

这时“银梭号”的驾驶室出现操作故障，克什维通知大家耐心等待，一面进行紧张的抢修。船长独自一人在船长室内默默哀悼，其他船员也回船员室休息去了。坑底空无一人，灯还亮着，并且出于更换空气的目的，舱门一直是打开的。

我不禁冒出了逃离“银梭号”的念头，现在可是个绝好的时机啊，和地球的亲密接触总能触动人的情思，梦寐已久的家园似乎就在眼前了，这个机会来得太突然，突然到我们还没来得及在心理上做好迎接它的准备。

也许成败在此一举，我看了看首长，首长还是摇了摇头：“这样做太冒险了，陈国栋不是急切盼望回乡的吗？他应该注意到了眼前的机会，为什么没有行动呢？”“要是他改变想法，准备继续太空旅行呢？”“不可能，上次他的言语如此煽情，决不会是违心之说，他不能在这么短的时期内打消回乡的念头。”“他可能像我们一样怀着复杂矛盾的心情静观待变，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这种可能性最大，即使他不立即潜逃，也应该来找我们商量呀。”“也许上次我们表现得太冷漠，他对我们心灰意冷了。”

正说着，有人推门进来了，我们立刻收起话茬。此人是托尔赫，他一改往日的和蔼可亲，看似恼怒地咒骂着：“可恶的叛徒，该死的叛徒——”我浑身一震，惊出一身冷汗，偷偷瞟了首长一眼，平日里镇定自若的首长也有些惶恐不安。

托尔赫径直来到首长身旁，愤怒说道：“陈国栋那个可恶的叛徒，要不是我及时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听到这话，我真有种劫后重生的喜悦，极力遏制住内心澎湃的波涛，好奇地问道：“陈国栋怎么了？”“陈国栋竟趁着没人，到储物舱中往食物上投毒。幸好我去清点物资，无意中发现了他的阴谋。他竟想把我们全都毒死，然后霸占‘银梭号’。”“太可恶了，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我捏着拳头，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首长反问道：“他想霸占‘银梭号’？”“是的，他已被逮捕了，交给了诺依曼船长。”这时，克什维通知我们驾驶室已修理好了，“银梭号”将马上起飞，离开天坑。

托尔赫走后，我和首长相对而视，心里真不是滋味。潜逃计划泡汤了，但幸运的是没露出什么破绽。陈国栋的“思乡说”背后竟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他利用我们思乡的心理怂恿我们发动叛乱，如果当初理智的堤坝被情感的洪水冲垮，我们就会成为他手中的棋子，先被他利用，再被他无情地除掉，成为他疯狂追求“银梭号”统治权的道路上的牺牲品。真相终于大白，西洋镜被戳穿，陈国栋的阴谋浮出水面，我们在暗自庆幸之余也不免心怀一丝失落感。

后来几天，首长和诺依曼船长提到了纳斯卡巨画之谜，船长露出极为不屑的神情，“这算什么奇迹，我一人就能画出来。”他给克什维下了条命令，次日晚，克什维驾驶“银梭号”降落在秘鲁南端的沙漠上，用一对巨螯绘制了许多复杂的图形，其中包括“银梭号”的外观图，为纳斯卡巨画添上绚烂的一笔，也为这个世界奇观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纳斯卡巨画究竟是何人所做，为何而作，始终是困扰纳斯卡爱好者的一大难题，而诺依曼船长的壮举莫不令人啧啧称赞。古代的纳斯卡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当代的纳斯卡却是当代好事者的恶作剧。

我们对诺依曼船长的感情也越来越复杂，钦佩、敬畏等等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有事尽量只和托尔赫老人交流。

(处死陈国栋——银梭号遭遇意外)

绘制纳斯卡巨画之后，诺依曼船长已不满足于太阳系了，他枪毙了陈国栋，弃尸太空，然后下令飞出银河系去观赏系外奇观。遥远地回望银河系，它的形状很像一种运动器材——中间凸，四周薄的大铁饼。中间的银核被稀疏离散的银晕包裹着，四条螺旋状的悬臂对称地从核球两端伸展出来。我们的太阳系就位于猎户臂的内侧，此时此刻，不要说地球，太阳系也显得如此渺小。我们真不敢相信自己是地球上最微小的一员，“仰观宇宙之大”，能真正诠释这句话内涵的恐怕只有“银梭号”的成员了。我们三生有幸地成为“银梭号”上尊贵的客人，才得以神游苍穹，徜徉 150 亿年时空，遥看地球的诞生，生命的进化，聆听物质创生的述说，观赏宇宙伟大的史诗般的进程。

我们游历星际，看到了最美丽的疏散星团——金牛座昴星团，一颗颗星子闪着淡蓝色的幽光，顽皮地眨着眼睛，又像训练有素的卫兵，排着整齐的队列恭候我们的到来，我们仿佛把头探于布满星光的天穹之下，那些和我们毫不相干的遥远星体显得如此亲切，因此我诗化地称它们为星子。我们还看到了北半球最亮的球状星团——武仙座 M13，点点璀璨如明珠，今夜星光灿烂。我们可以对每个星体了解得很透彻，根据光谱测定，就可以推断它们的元素组成，年龄阶段，在赫罗图上找出对应的温度和光度以及体积，再通过其行星的运动轨迹周期，推算其质量，计算其密度。可见，我们可以获得每一颗星的详尽资料，并列表记录并引以为豪，但过于科学的做法反而会淡化美感，妨碍我们感受美的存在。“平生失重字，寻美自在行。”也许诺依曼船长所指的“美”就是超脱于世俗之上的空灵之美吧。

但我们飞近与银河系毗邻的姊妹星系——大麦云，小麦云星系时，意外发生了。克什维通知诺依曼船长，据观测，大麦云星系内的一颗大型恒星即将发生超新星爆炸，如果飞船不及时撤离，后果很严重。由于食物水源不足，我们不能前去更遥远的星系做长途跋涉了，只得匆匆调头，回到太阳系避难。可时间太晚了，超新星在瞬间爆炸，虽相隔不知多少距离，明亮的光刺痛了我们的眼睛，舱内的温度在上升，空气仿佛都在燃烧，超新星抛射出的粒子与舱壁剧烈地碰撞摩擦，滋滋作响，火光不断。更可怕的还在后面，无数巨大的岩块飞了过来，银梭号的机械臂已不够用，抵抗肯定是徒劳的，诺依曼船长来到驾驶室，决定亲自掌舵。“银梭号”上下起伏，左右摇晃，穿梭在扑面而来的硕大石砾间，撞击依然不可避免，飞船颠簸不止，舱内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船员们屏息凝神，静静地观望，首长竭力做着深呼吸，我简直无法承受压抑的氛围，大口大口地吞吐着气息，希望飞船平安无事，盼望此难早点结束。忽听“银梭号”后部一声巨响，托尔赫叹息：“糟了，一定是‘银梭号’的尾翼被撞了。”船身更加剧烈地颠簸，很多人心发慌，想作呕，却又吐不出来，痛苦万状。我也感到身体上的极度不适，面色苍白，手脚颤抖。托尔赫已近古稀之年，哪里受得了这样的颠簸，感觉骨架就要散了，周身的血液汹涌激荡，好像要找个薄弱的地方如火山般喷涌而出。所有的人都在奋力承受，挑战生命的极限，不知道诺依曼船长那里究竟怎么样了。几分钟后，飞船停止了颠簸，诺依曼船长带着和往日一样冷漠镇定的表情出现了：“飞船已驶出危险地区。银梭号除了尾翼受创，其他地方没有出现故障。克什维，你继续驾驶，尽早进入太阳系，抵达地球。”克什维领命而去，船舱内稍稍平静，经过这样的历练，我真有种从地狱来到天堂的幸福感，生与死的界限由模糊转为清晰。无法形容的激动从每个人的心中喷薄而出，汇聚成一股生的力量，在船舱内流淌。

一段时间后，船舱内恢复了往昔的平静，我望向窗外，那颗恒星的尸体已裹上了蟹状星云的五彩华衣，美丽绚烂。刚才的痛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真切感受到宇宙神奇的造化——一种空灵之美。

(天坑事变——康首长重返地球)

出于补给食物水源、修复受损尾翼的需要，银梭号再次准确无误地落入天坑。到了坑底，兰可夫灯亮了起来，船员们出舱搬运物资，一切顺利地进行着。

突然，几声尖锐的枪声打破了天坑的宁静，首长立刻俯身在窗前，向舱外张望，灯光下有一队埋伏的人马。首长一惊，立刻明白了什么，抄起一把激核手枪，冲向驾驶室，我紧随其后。康首长冲进驾驶室，击毙了尚未反应过来的克什维，并与迎面相撞的诺依曼船长扭打成一团，我稍稍犹豫了一下，也扑了上去，和首长联手擒拿制伏了诺依曼船长。对于船上发生的变故，托尔赫面露惊色，却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事先埋伏在坑底的武装人员冲了上来，押解着诺依曼船长下了“银梭号”。“银梭号”的船员已全部被歼灭，在首长和我的强烈要求下，托尔赫老人被释放。天坑壁上已凿出一条石径，我们沿石径拾级而上，踩到了踏踏实实的土地，见到了久违的地球光明，这一切太突然了，活脱脱像一场梦。

武装人员的队长见到诺依曼船长，第一句话却是：“陈国栋在哪？”诺依曼船长面露惊愕，然后瞬即恢复了以往的冷峻，“他想造反，被我处决了，你是谁？”“什么？你杀死了我弟弟？你这个万恶不赦的大魔头，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叫陈阿宇，陈国栋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当年陈国栋对我说他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然后跟我告别，各走各路。临走前他发明了一种码文，有什么秘密情报可以通过电磁波发送给我，破解码文的密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某天我正调试探测器，恰巧收到了陈国栋发送给我的秘密信息，我和他已经很久没有互通信息了，收到后万般激动。幸好密钥的备份还在，我随即破解了码文，才知道原来他所说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是上了你这条贼船，知道了太空中竟然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有一位叫诺依曼的天才掌控着太空中的生杀大权。陈国栋发给我的码文包含了银梭号的全方位资料，包括银梭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降落的天坑。后来我把‘银梭号’公诸于世，向美国宇航局陈述你的滔天罪孽，说一切的损失都是由一个叫诺依曼的人造成的。后来美国把你的地球兄弟一并枪决了，连你那逃亡到麦加的妻子都没放过。现在伊拉克的领土上已遍插美国国旗，所有油井都被封锁了。我率兵捉拿了你，把你押解到海牙法庭，你就耐心等待美国官方的审判吧。你狂妄复仇的同时早该想到今天的下场了，”陈阿宇咬牙切齿地说道：“并且你杀害了我弟弟，这笔血债你早晚要偿还的！”

“陈阿宇，你说完了吧，”诺依曼船长苦笑一声，无奈地摇了摇头，“我曾经驰骋太空，叱咤风云，如今却落得这般地步。我是空中的霸王，却是地面的弱者，我可以胜天，却未能胜人。我遭遇横祸，没有完成我的心愿，没有保护好我的朋友妻子，连累了我亲爱的祖国，我死不瞑目！”船长叹了口气，转过头来对首长说道：“康首长，你还有你的任务，继续走自己的路吧。托尔赫是位正直而又善良的人，你们一定要善待他。‘银梭号’落在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理智科学地对待它，一定不要让它落入美国鬼子的魔爪。”这是诺依曼船长的最后一番话，之后他就被一行人押解着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茫茫原野，瑟瑟秋风，万代悲怆百年熠熠，一支苦曲千载悠悠。（“银梭号”暂由中方保管，尽管美方多次强烈要求将“银梭号”运抵美国，但中方不同意，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后来托尔赫向我们辞行：“感谢你们救了我，我现在心里真不是滋味。我要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梳理一下我纷乱的思绪。我曾经也想过，像陶公那样隐逸山林，纵情傲物，过着简单纯粹

的生活，也算一种福分吧。世间的名利荣辱，爱恨情仇只是过眼云烟，空留千年一叹。”首长和我无语凝噎，静静地站立着，目送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

回到家乡，首长和家人团聚了，那种激动之情不言而喻，那是一种即将被处以死刑的犯人在临刑前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般的兴奋。心灵的火花跳跃碰撞，激动的泪水如泉水般四处迸射。

首长和我在一起总会忆起“银梭号”上的日日夜夜，想到那些该做却没有做，不该做却做了的事，总是愁肠百转，感慨丛生。虽然过去的已经过去，但个中苦涩却让我们沦肌浹髓，无法释怀。“看得开”人士所谓的镇静镇定，乐观达观，虽可用来安慰心灵，抚平创伤，有时候却等同于自欺欺人。

谈到诺依曼船长，首长说：“诺依曼船长是位伟大而又可敬的英雄人物，他有赤诚的爱国心，神圣的使命感和冷漠孤傲的性格。但他的人生是场悲剧，并且这出悲剧有我们参与其中，我们如愿以偿地回来了，却并不光彩甚至残忍可耻。每想到这，我内心深处就会有一种不堪承受的愧疚感。”首长仰天长叹，之后对我说：“欧阳星空，我们去美国打探一下诺依曼船长的消息。诺依曼船长可不是凡人，决不会轻易地放弃生命。”“悉听首长尊便。”

（十二）

（曼哈顿郊外的森林）

我们来到美国，四处打听诺依曼船长的消息，却未闻得半点风声。康首长不禁想到了当年美国处置萨达姆的情景。萨达姆本想像军人一样死在枪口下，但他难逃厄运，被捕入狱后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无情的摧残和折磨，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而自称高度民主的美利坚民族却默默地充当幕后杀手。最终萨达姆被套上黑袋，处以绞刑，也是美国一手操纵的。首长想到这，联想到诺依曼船长可能遭受的种种待遇，不禁心急如焚，行至曼哈顿，首长依旧一刻也不敢耽搁，被间不容发的形势驱逐得步履匆匆。但事与愿违，任何一阵风都没有刮来诺依曼船长的消息。

一天下午，首长心绪烦乱，无心工作，对我说：“曼哈顿郊外有一大片森林，我们到那里走走，散散心。”“悉听首长尊便。”我爽快地答应了。

步入翠色欲滴，流水清淙的森林，首长的精神陡然高涨，血脉里仿佛注入了新的血液。脚下蚊蚋成阵，蠕虫低伏，蚂蚱跃动。林间鸟鸣像倾泻的碎玉，山溪一路高歌，溅起飞瀑。歪斜小径弯弯，似秋山微蹙的眉。若凝神细看，便会惊叹造物的巧思：一丛草、一棵树、一条虫、一只鸟，色与形皆灵动饱满，血脉贯通，与周遭环境浑然一体。万千物种层层叠加，高密度地滋生、繁衍、更新、争竞，岁岁年年，永无止息。我不禁感叹：望远镜、显微镜和我们的肉眼分别掌管着宏观、微观和介观世界，帮助我们慢慢走，欣赏啊。

我们走累了，便坐在一截潮湿的树墩上歇脚，首长拿出一块面包吃了起来。我抱膝而坐，听鸟语，闻花香。不一会，从树林后走出两位金发碧眼却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姑娘，远远地望着首长。首长冲她们招手：“过来过来，你们有什么事啊？”她们只是一味地看着他。其中较大的一位摇摇头，拘谨地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只是——”吭哧了半天，“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想为您做点事。”首长倍感奇怪，这么小的孩子能为他做什么事？就问道：“你能为我做什么事呢？”小女孩讲了：“我们想用手接着你掉下来的面包渣，免得落在地上浪费了。”首长听了，收起了笑容，脸色顿时凝重起来，这才注意到她们踏着一双破草鞋，不知所措地扭动着脚趾头。没想到在美国这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曼哈顿这个创造原子奇迹的城市，还会有忍饥挨饿的

孩子，贫富间的差距竟如此悬殊。首长站起身，揽过孩子，把面包掰开分给了她们。她们忙不迭地道谢，很快离开了。

首长感慨万千，“难怪有人说，美国是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但和其对抗的结果却如此惨烈，再豪迈的誓言也显得苍白无力。萨达姆败了，败得一败涂地；诺依曼走了，走得悄无声息，还有谁能与其抗衡呢？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还能维系多久呢？”

美国继曼哈顿原子计划后推出了曼哈顿核计划，每年生产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两三次。爱因斯坦曾预言：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我可以肯定第四次世界大战用的是石头。因为经历三战的洗礼，人类便会退回刀耕火种的洪荒时代，纵然发动战争也只能用石块相互投击了。宇宙的伟大之处在于用纯粹的物质创造了人类的智慧，但道德准则的圭臬需要人类自己去建立，我们为宇宙自然感到骄傲，也应让世间万物以我们人类为自豪！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美国玩得过火了，走火入魔了，世界核危机的大钟已指在 23:58，而二十四点就是人类要面临的世界末日。

我不禁神归“银梭号”，想起托尔赫老人，想起诺依曼船长，天坑中和首长联手擒拿诺依曼船长的场景历历在目。当各种情感发生了矛盾冲突，一种情感遮蔽了另一种情感时，有情看似无情，这也算是一种悲情吧。

我抬头看天，目光在青天片云间游移，现在知道诺依曼船长的人也该不少了，可有谁会在仰望苍天时想到这位外表冷峻、内心炽热的英雄呢？伴随着一声穿云裂石的轰鸣，鹞鹰在层林上空滑翔而过，用犀利的双眼窥伺下界的猎物，定睛细看，鹞鹰的后方，在晚霞之间，有一个小黑点映入眼帘，由远及近越来越明晰了，一只孤雁背起一轮正赤如丹的红日，一上一下翩翩地飞，托起了万里碧空一银梭的无限风情。

我回想起了银梭号里的那行字：“平生失重字，寻美自在行。”突然，一个想法滑过脑际，我收住了脚步，如遭雷击般地定在原地。重“字”？康翔“字”？陈阿“字”？而“平生失重字”不正是诺依曼船长悲惨结局的真实写照吗？一个纯粹的巧合？一句神秘的偈语？命运真的太爱开玩笑了，诺依曼船长看透了“寻美”的双层内涵，却未能领悟“失重字”的第二层含义。康首长注意到了我的反常举动，我也把刚才所想告诉了他，首长喟然长叹。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走到了森林的尽头，枯黄的叶子打着旋儿飘落，铺了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前方延伸出一条金色的路，夕阳的余晖洒满归途。